

黃永興博士 主編

杜詩選刊（第四輯）

歲寒堂讀杜

（一）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PDG

歲寒堂
讀杜
十卷

道光二十四年
刊版存蘇州范
氏家祠後樂堂

戊戌仲春赴姚伯昂侍郎浙江學幕六月校文畢遂得遊
西湖獲交 范吾山先生讀其治河芻言誠經世博物君
子也三數晨夕匆匆返棹越五年 吾山先生來揚州出
其 先公讀杜詩評注本見示曰此先大夫手澤畢生著
述僅存此曾校正於錢棣溪錢叔美楊子堅三先生將登
諸版以垂來葉吾子爲復校一過幸甚廷颺受而讀之歎
其鉤元摘要得未曾有可謂百齡影徂千載心在矣竊謂
詩至有唐爲極盛唐人詩又以少陵爲極盛論詩而詆譏
杜公者等諸狂悖然以詩之全體言之自漢魏以來杜公
特詩之一家耳其詩中自道所學多陳古人使以其所祖

述者較之未必無不逮處也卽以公之詩自相較有其至者亦未始不有非其至者也曩嘗與梅蘊生論詩而以學書喻之杜詩顏字五雀六燕書至平原導源篆籀採本鍾王書家祕奧發洩殆盡善學者由顏而進於南北朝可合一轍不善學者自滋流弊雖雕書版之體亦未嘗不從顏書開之詩至少陵上博風雅萬古斗杓詩人底蘊發洩殆盡善學者由杜而熟精選理追蹤漢魏不善學者流爲唱說盲詞未嘗不從杜詩開之桓文之霸業實三王之罪人蘊生然之蓋運會升降學力精粗鑒別不精趨向無定昔黃魯直盛稱子美夔州以後詩而朱子比之掃殘毫穎衆

人見魯直說好也說好直是矮人觀場正謂評詩之不可不當也且詩本性情人殊好尙李九我取一徑野花落孤邨春水生渚蒲隨地有邨徑逐門成近王孟元裕之云讀杜詩如九方臯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自荆公以來或尊之或議之見淺見深要皆無增損於杜公毫末也注杜者自荆公稱其無一字無來歷而後之注者數十家務矜詳備則穿鑿附會隨之然聚訟旣多折衷斯在亦讀杜者所資也廷颺不敢辭校字之役得逐句讀之各本校之乃知先生之存錄舊注舊評之精也增注增評之當也凡所增者皆舊注未有而知先生史事之熟也學問

之博也凡所評者皆舊評所未及而知 先生論詩之嚴也說詩之妙也卷中約舊注而已明者如行次昭陵詩箋兵車行杜位宅守歲奉贈鮮于京兆越王樓歌哭王彭州掄等詩是也約舊注而剝之者如塞蘆子等詩是也約舊注而校明者如寄題江外草堂夔府書懷等詩是也正舊解者如秦州喜薛璩畢曜遷官八哀李公邕詩論文到崔蘇句是也引舊注而斷其得失者如送元二適江左客居杜鵑諸詩是也剝舊注之穿鑿者如諸將諸篇是也申舊注而補其未盡者如秋興諸詩是也正舊本之誤者如寄劉峽州伯華使君諸詩是也至於評論之精隨處皆見不

可枚舉章疏句櫛獨出心裁不襲舊文畢彰隱奧詳審精
密斯爲極觀先生生平譔著惜乎不傳然讀其評論亦
可以知其於此事三伐毛三洗髓矣昔彥和著雕龍而他
文不傳過庭著書譜而他書不傳豈終不可見其所詣乎
校字旣畢舉其大概如此願世之讀是書者先列舊人評
注而一一按之則知此書之足貴矣吾山先生雖不獲
親承庭訓而讀書立行爲經濟之文於先人之學克
承其傳無墜先澤繹刻書之意則仁人孝子之心油然而
生又非徒嘉惠藝林之一事已也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儀
徵後學吳廷颺謹序

歲在道光辛卯四月澍來袁江謁張芥航河帥獲晤嘉興
范吾山觀察梧傑人也以尊甫楞阿先生讀杜二十卷囑
爲覆審澍乃把卷而慨然也憶當日者破帽疲驢荒山奔
走殘杯冷炙到處酸辛牢落百年歌哭萬古拜鵲念主凍
雀依人而衣短鑊長雖多惆悵人老律細咸服波瀾蜉蝣
羣兒瓦石諸子真不虛矣先生讀之萬徧擘以十年鑿險
縋幽攝魂取魄喜免酷飢冠掛簾鉤愛耽苦吟日留笠影
千秋大雅骨掩山青萬丈光燄名爭李白夫昌黎知已巨
刃摩天宗武笑人利斧斷腕可不謂妙到毫端神來筆下
注家巧匠詩史功臣也乎後之覽者幸毋忽諸武威張澍

謹序

唐書文藝傳

宋 祁奉敕撰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
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嫉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
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
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
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
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搆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
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座事奇左右殺并季重
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
都蘇頌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

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舞蹈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
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
峰州入爲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
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
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尙何言然吾在久壓公
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始終不改其狂少與李嶠崔
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總
服云交情甚篤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
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
尚書李敬元不避敬元恨召爲考工員外郎屈之而侍郎

裴行儉與敬元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元罪敬元曰襄陽
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
子閑閑生甫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
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

唐以詩取士而李杜不登進士資格果可限人

耶困長安天寶十載元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
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
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
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
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
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

泥途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

詠諧不
愧乃祖

至沈

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

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避亂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

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

遺與房瑄爲布衣交瑄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

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

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瑄宰相子少

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

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

瑄建議分封諸王祿山
聞而歎曰吾不得天下

矣其識
見自高

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瑄門下貧病昏老

依倚爲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污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覲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廊彌年難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郊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劔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

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

武將出冠鉤於簾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杜詩始終感
武此事有否獨

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歷中出瞿唐下江

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

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

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

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醉酣登吹臺

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爲歌詩傷時

澆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